

The 17th Baihua
Literature Award

小说月报

获奖作品集(中)

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 编

见证文学的力量



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

小说月报

获奖作品集(中)

The 17th Baihua
Literature Award

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 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·小说月报获奖作品集 / 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编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306-7370-6

I. ①第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小说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0475号

出版策划: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

编辑统筹:徐晨亮 刘洁

装帧设计:任彦

责任编辑:齐红霞 高为 赵芳

内文设计:郭亚红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+86-22-23332651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(邮购部)

主页: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分公司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

字数:845千字

印张:38

版次:2018年1月第1版

印次: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98.00元(全三册)

著作权所有,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,违者必究。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联系电话:(022)84840016

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
小说月报获奖作品集



目 录

(上)

中篇小说

- [阿 来] 三只虫草 / 004
 关注人,也要关注人的生存环境 / 072
- [刘建东] 阅读与欣赏 / 078
 人生的阅读课 / 130
- [王 蒙] 奇葩奇葩处处哀 / 134
 我要告诉你奇葩的故事 / 205
- [双雪涛] 平原上的摩西 / 210
 写作者都是幸运儿 / 259
- [石一枫] 地球之眼 / 262
 关于《地球之眼》 / 377

(中)

- [张欣] 狐步杀 / 380
不走套路,才有出路 / 536
- [尹学芸] 士别十年 / 540
养小说就是养人物 / 600
- [裘山山] 琴声何来 / 604
无法给出答案的故事 / 675
- [张楚] 风中事 / 678
结婚到底有多难? / 741
- [迟子建] 空色林澡屋 / 746
像雪花一样盛开 / 791

(下)

- [周李立] 火山 / 794
你在岛屿上,你就该看看月亮 / 833

短篇小说

- [葛 亮] 问米 / 840
 命途 / 866
- [麦 家] 日本佬 / 870
 短篇小说和《日本佬》 / 902
- [刘庆邦] 杏花雨 / 906
 《杏花雨》回想 / 920
- [冯骥才] 俗世奇人新篇 / 924
 又冒出一群人 / 987
- [徐则臣] 摩洛哥王子 / 990
 与“摩洛哥王子”相遇 / 1008
- [苏 童] 万用表 / 1012
 关于《万用表》 / 1032
- [东 西] 私了 / 1034
 把虚构的权力交给人物 / 1046

- [须一瓜] 灰鲸 / 1050
总有天窗为灵魂而开 / 1083
- [弋舟] 出警 / 1086
磨亮硬币的两面 / 1108
- [范小青] 谁在我的镜子里 / 1112
现代之镜 / 1128
- [郝景芳] 北京折叠 / 1132
我写的不是一个不存在的未来 / 1168
- [任晓雯] 浮生 / 1174
用一枚枚浮子标志出旋涡的方向 / 1196

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小说奖获奖篇目 / 1201

编后语 / 1207



中篇小说奖·获奖作品

张欣 小传

张欣，女，江苏人，1954年生于北京。1969年参军，曾任卫生员、护士、文工团创作员，1984年转业。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作家班。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著有长篇小说《深喉》《不在梅边在柳边》等。中篇小说《你没有理由不疯》获《小说月报》第八届百花奖。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狐步杀

○张 欣

鸳鸯。走糖。

鸳鸯是广式茶餐厅特有的饮品，一半咖啡一半红茶，一半是火焰另一半还是火焰。配合在一起是熊熊燃烧的口感。走糖是不加糖，走盐是不加盐，全走是不加葱姜蒜。全走那还吃个什么劲儿？泡面不放调料包吗？

经济不景气，茶餐厅的老板娘芦姨更加没有表情，跟她拜的关公相貌仿佛。广式茶餐厅都有挎大刀关公彩雕，意在牛鬼蛇神不要进来。收款台有招财猫。店很旧了，一直说要装修，好像也没钱装，黑麻麻的卡座伸手都可以撑住天花板，回头客不离不弃。芦姨说，怀旧？不好意思说省钱，当然怀旧啦，便宜味正而已。不装修也就没法提价，所以云集着一票不景气的人。

当然，周槐序除外，他其实是一个时尚青年，喝咖啡至少是星巴克，茶餐厅也得是永盈、表哥这一类香港人开的店。时代不同了，香港人也向内地同胞低下了高贵的头，先搞起了豪华版的茶餐厅，WiFi无限用。来到这种随时会关张的老旧茶餐厅，主要是前辈忍

叔喜欢这里。

离分局近，抬脚即到。便宜就是硬道理。这是忍叔的价值观。

槐序喝了一口鸳鸯，把粗笨的白瓷杯蹑回桌上，“全是共犯，我一个都不原谅。”他气呼呼地说道。

忍叔喝的是柠檬茶，他永远喝柠檬茶，冬天是热柠，夏天是冻柠。芦姨说，你都不闷吗？忍叔目光祥和，微笑道：“白坐在这里，你肯吗？”言下之意是图便宜买个座位。芦姨白他一眼走了。对于这两个便衣警察，芦姨从来没有好脸色，她儿子丢过一辆摩托车，报案了也没有找到，于是得出警察都是饭桶的结论。禁摩都多久了？找回来又怎样？她还是记仇。

忍叔哼了一声，慢悠悠道：“你原谅人家，人家的人生就开出花来了。”

曹冬忍。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整天说些让人顶心顶肺的风凉话。他老婆都说，好好说话你会死吗？忍叔回她，他们死，好过我死。潜台词是他心情不好会得癌。所以他升不上去，刑警老狗。他的徒弟都像“长二捆”，唰唰唰地飞上天，只有他剩下一张大蒜嘴。

槐序没有说话，他常和忍叔搭档办案子，早就习惯他轻慢不屑的语气。

忍叔清瘦，慢性胃炎，总是一副阴沉的表情，但目光中的嫉恶如仇还是没有消失殆尽。

最近发生的一起命案，死者是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干部，痴呆症，但是身体非常健康。据说长寿都是和痴呆联系在一起的。他居然死在医院的病房里。不可思议，那么安全的地方。对于老干部之死，院方支支吾吾，老干部的家属和子女果断报警。当时头儿就特

别嘱咐大家把该带的都带上，估计心里也是觉得老干部的家属和子女最难惹，必须让他们抓不到任何把柄或说辞。结果每个部门都带了好多装备，勘查车上坐满了人，好像是去医院大比武。

正经八百拉了警戒线。

老干部姓王，住单人病房。护工是一个中年西北男人，不说话的时候表情凝重。人死了，他更加表情呆滞。这个人称老严的人，第一时间被侦查员带走做笔录。

每个部门的工作都做得周到细致。大家都戴好帽子、口罩、手套和鞋套进病房干活，拍照，甄别出物证。虽然大家心里都明白十有八九是医疗事故，因为不像有不相干的人进来过，老王全身上下又无伤痕，神态是一种解脱后的坦然；但是医患双方无法对话，该做的事情就一件不能少。

老严一遍一遍地回忆，死者老王前一晚还好好的，两个人看完电视，洗洗睡了。半夜并没有什么动静，不过老严也承认，虽然没动静但似乎有一只手拍过他的额头，他以为做梦，翻身又睡过去了。他的陪床紧靠着老王的病床，首尾的方向一致，估计老王曾经发出过本能求救的信号。但是说这些都太迟了，待他早上六点打好水准备给老王洗脸时，才发现情况不对头。

有经验的医生说，老王大致是凌晨三点至四点走的。

值班的医生护士也有责任，但又可以证明，一晚上老王的病房并没有按过急救灯，护工也没有报告有何异样。反而是其他危重病人忙得他们团团转。

初步判断，既不是自杀，也不是他杀。想要得到进一步的结论就要做尸体解剖。老王的老婆和两个儿子以及儿媳商量了一阵，铁青着脸同意了。

尸体被抬到该院的解剖科，由科里的大夫和法医共同参与，以求结果公正。

忍叔掏出一盒红双喜牌香烟，小周便起身到茶水柜处拿来一只烟灰缸。茶餐厅另外一个特色是偶尔服务自理。芦姨的脸色分明写着：又没有什么消费，还差着服务生走来走去。

“可以结案了吗？”小周望着忍叔问道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根本问不出什么来啊，就算我觉得他们是共犯。”

“人心案讲的是道德，又不归我们管。”忍叔的鼻子嘴巴一起冒出白烟，香烟顿时没了半截，他说是企图戒烟时落下的毛病，复吸就像报仇一样。所以做不到的事情还是不要许愿。

“死者家属好像不肯罢休似的。”

“他们当然想敲医院一笔。”

“扯皮啊？”

“一定的。”

两人都不再做声，烟雾环绕着。

周槐序是单眼皮男生，典型的五官端正，头发剃得很短，右侧一边的鬓角上方还剃出一道闪电的纹路，配合他小麦色的皮肤，外加两成天然呆萌，还真是帅得惊动了党中央。他一米八七的个子，一直坚持铁人三项的训练，六块腹肌、人鱼线什么的都有，一眼看上去醒目标青。

小周的年轻不在于岁数，虽然已近而立，但眼中的世界只有黑白两色。所以是早晨的阳光，灿烂通透。一个人，若是明了了这个世界大致的状态是灰色，那得多老？多沧桑？像没有朋友的忍叔。

虽然高大威猛,小周也有心细如丝的另一面。他第二次来到医院之后,就发现了护工这个群体比较复杂,自成江湖。

首先是人物众多,应该是大量的需求决定的。内部又分两类人,一部分是病人自带的,属于生护,只占少数;另一部分是护士长手下的护工队伍,这个队伍才是真正的生力军。通常人们因为各种疾病住进医院,一时间到哪儿去找有一些护理常识的保姆?求助科室理所当然,护工队伍也就日益成熟。他们看似松散却有无形的组织,有统一的价格,当然医院要抽成,拿不到全额报酬。好处是熟护,知道医院的各种规矩和门路,有欺生的本钱。

护士长并没有时间管人,这样就有一个熟护头目上通下达。而具体到死者老王这个科室,熟护的头目是护士长的远房亲戚,因为工伤跛足,干不了重活只好做小头目,吃点小钱。但他能量还蛮大,沾亲带故地招呼来好多人。这些人看上去并不怯场怕生,自在很多,可以互相照应,以院为家,跟城里人的关系有点反客为主。生护的出路,要么巴结熟护,请求指点;要么搞不清状况,处处碰壁。

老严是熟护这边的人,但是刚来不久。

而且他接手老王才三天。之前的男护工是生护,据说跟着老王五年了,陪着住院也有两年上下。人称老刀,不知是姓刀,还是脸上有一道疤痕的缘故。有疤痕就一定是刀疤吗?这个想法曾经在小周的脑子里一闪而过。当然这并不重要,只是便于记忆,尤其是对一个不曾谋面的人。老刀回老家四川了。

尸检报告出来了,结果出人意料。

老王是急性肠壁坏死、穿孔、破裂大出血,整个腹腔都是屎。说白一点就是憋死的。后来,听说解剖科的走廊恶臭了三天,气味始终挥之不去。

跛足人说，老王生前的护理，有一项就是要用手给他抠大便，因为他有严重便秘，都是老刀做这件事。但是老刀因为工资的问题跟老王的儿子小王大吵了一架，就生气说不干了。本意是想拿住小王，逼其让步。没想到小王转身找到跛足人，叫他另找一个护工。老刀当然生气，两天没给老王抠大便，然后就走了。新接手的老严，是那种失去土地刚刚进城的农民，不怕苦活累活，就是大老爷们儿抠大便，自己过不了这一关，虽然戴一次性塑料手套，也不是一般男人能干的活啊。于是也两天没抠，人就憋死了。

小周对跛足人道：“你不是知道得挺清楚的吗？为什么不跟医生说啊？”

跛足人道：“也没有人问我啊。”

“也可以跟护士长说啊。”

不语。

护士长也说，这是太简单的事了，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情况，就会给老王灌肠，不至于搭上一条人命。

老王的家人对于这个结果非常愤怒，医院这一头当然是护理和管理上的责任，另一头牵扯出护工这个群体的黑暗、复杂。可以说熟护部分的人，多多少少都知道这件事，但是他们一律闷声不响。就是仇富心理嘛，报复城里人，情绪杀人嘛。一开始，小周觉得病人家属悲愤交加，言重了。但是找熟护一个一个了解案情，还真让他无语。

科里有会议室，宽大的黑色实木桌椅，小周和忍叔并排而坐，面前摊着笔记本，神情严肃。隔着办公桌，对面孤零零地坐着调查对象，应该有一种无形的心理威慑力。第一个正式谈话的就是跛足人。

可他表现得很轻松，眼珠乱转，嘴角还有一丝隐蔽的笑意。

问他老刀的情况，他说，这有什么意义啊，难道找到四川去问他抠大便的事吗？问他为什么知情不报，他说，每天发生那么多事，谁知道哪些该报，哪些不该报？不按时给病人翻身就会长褥疮，报不报？一次两次死不了，但总有一天伤口会恶化感染，人也一样死掉。还不是跟你们一样，民不举，官不究。

乡里乡亲的，你就不怕老严吃官司？

怎样？过失杀人啊？

而且你还连累了护士长，说不定要查你们这一块儿到底怎么回事。

怎样？间接杀人啊？

小周一拍桌子，火道，你想怎样？到底是谁在办案子啊！人都死了，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愧疚呢？

跛足人翻了个白眼，闷头不语。

忍叔用眼神制止了小周。他从头到尾一言不发，好像小周在和跛足人演对手戏似的。

后面进来的人，就是那些沾亲带故的熟护，也是满脸的讳莫如深，装无辜、冷漠、沉默，看到别人家倒霉莫名惊喜的那种表情，关我屁事的死样子等等。仿佛他们的人生充满暗语和故事。对面的那两个人才是傻瓜蛋。

这个社会，还有善良的劳动人民吗？

一股咖喱特有的香味飘了过来，这让小周从沉思中回过神来。

茶餐厅的壁挂电视正在插播新闻，有一段视频触目惊心，只见一个原配夫人把一桶汽油泼在小三身上，打火机一闪，当街爆出一个火球。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。原配夫人干完这事，歇脚一般地坐

在马路牙子上，喝下一瓶“毒卒”，然后口吐白沫，一边失去意识，一边亢奋地喋喋不休。因为拒绝救治，在急救室里，两个警务人员还分别按住该夫人的左右手。

太过决绝，众人已经忘记评判和谴责，统一的神情是傻掉。

隔了好一阵，只听见忍叔咕咚喝了一口柠檬茶。

凝结的空间终于恢复了嘈杂。这样的社会新闻已然是咖喱里面的薄荷叶，绝配的谈资。无论是食客还是服务生都有自己的感慨。女的一边，大多认为应该把那个男的也烧死；男的一边认为那么神经质的女人，怎么可能不离婚？

半天不出声的芦姨突然一声叹息，熟人们都看着她等待高见，她欲言又止，又不愿辜负大家，只得小声又无奈道：“好多事，也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。”

忍叔咕咚一声又喝了一口柠檬茶，抹了一把嘴对小周说道：“听到没有？不要相信你看到的。”

小周愣了一下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二

微信上说，赖床是对周末最起码的尊重。

一觉醒来已是上午十点四十分，柳三郎仍旧不想起身，紧闭双眼沉浸在自己的伟岸之中。

昨晚做了一个美梦，自己摇身一变成为西门庆西门大官人，丽春院的粉嫩名妓一脸娇羞地对他哭诉，自他走后小女将息了半个多月都还不能接客呢。三郎莞尔，但内心狂喜而醒。

微软还是松下？

大夫头都没有转过来，这样说。柳三郎只能看到电脑的侧面，他的眉头微微皱起，不过很快又平复了。他没有作声，心想，开什么玩笑，我跟你很熟吗？大夫还是没转过头来，好像是要敲完最后几个字。

公立医院人满为患，这里又太过冷清。公立医院总有一堆患者围着医生，根本没有人有隐私观念或意识。医生都是当着人问，大便干不干？小便黄不黄？有公费医疗吗？有钱吗？有家族史吗？

这些问题都让三郎困扰。

因为他是一个内向的人，相比起时兴的各种晒，他认为他们有暴露癖。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光和影，他都厌恶。

他从来不跟人讨论自己的私生活，包括用什么品牌的牙膏、护肤品、枕边书，订阅什么类型的报刊，吃的、喝的，更不要说那些深度忌讳的问题。家族史？当众宣布我来自癌症之家阳痿之家心血管短命之家吗？但是更多的人觉得，这没什么。

如果不是鸡汤，人们歌颂的一直是野草和胡杨，裸露着生命忍受沙化的环境，那种枯竭之美一直是被夸张的。可是从一开始，柳三郎就希望自己精致、隐蔽，不被任何东西打扰，像死去一样活着。

像他这样的人，在公立医院的诊疗室根本没法开口。

但是坐在这间明亮整洁的诊室，三郎已经后悔了——也不是看病的地方。男科医院，应该是被它铺天盖地的广告洗了脑，终于出现质的转变。

“抱歉抱歉。”大夫终于忙完了，他转过头来，长得有点像马季，一张充满喜感的脸，“说说看嘛。”他鼓励地望着三郎。

“不太好。”三郎不便马上离开，只好含糊其词。本来他幻想碰